



人生憑闖處

食蟹記

一直很懷念一種名為「草蟹」的味道。十多年前，我曾在大鵬灣畔小住。那灣連着港深，天氣好時，我站在灣畔的七娘山上，遠眺沙頭角。山腳下有很多生態菜園，那裏的果蔬是專門供港的。到了10月下旬，七娘山上的客家人，在路邊支起簡易的廣告牌，厚實的紙殼上面鬆鬆垮垮地寫着「鹽焗蟹」「梅子酒」。我便知，一飽口福的時候到了。

據說，七娘山上的螃蟹都是生活在草叢裏的，在山澗的水和泥土中找食物，每日要爬行長長的路程，所以蟹腿肉格外緊實。山路彎彎，太陽落山時，我揸車上去，循着「鹽焗蟹」的廣告牌，七彎八拐地來到山坳間的民居。門前的空地上，擺着幾張圓桌，落座之後，老闆看了看人數，也不多說什麼，不一會就端上來一大盤子螃蟹。

其實，螃蟹的個頭不算大，但蟹黃飽滿，蟹巴的香氣入蟹殼裏面，掰開蟹蓋之後，鹹香鹹香的，一口下去，分外滿足。梅子酒，是客家人自釀的，甜度很高，容易入口，但後勁猛得很。每次食完蟹下山，請朋友代駕，十有八九我會在中間叫停，於路邊緩幾次車，方能平復眩暈。到家後倒頭就睡，及至夜半醒來，草蟹的體小而肉實，做法簡易而鹹香那麼清晰地浮在眼前。

後來，到港島工作。食蟹多半在金鐘和中環的一些上海菜館，大閘蟹的套餐很是豐富，個頭大，也肥，常常要配上的花雕，那餐廳的環境也是美輪美奐，有上海十里洋場的風範。我卻再難吃出一份別致來。

或許，食蟹也是需要看年紀的。年輕時的無懼無畏，使得自己在簡潔中銘記美好；而人到中年後，世故的俗氣令自己喪失了心靈的味覺，再名貴的蟹也吃不出什麼別致了。



心窗常開

仲秋憶父 風中心語

縱有千萬般不捨，人總是要向前走，晚風拂過，青絲飄揚，這輩子還會有多少個秋天？

時光荏苒，四時更替，風還是那風，秋還是那秋，但人卻不再是從前的人了。

難忘那年仲秋的一個晚上，父親教我們有關生命的變故。無形的癌是侵略者的號角，我坐在靈堂的小角落摺疊着金銀衣紙……

靜靜地看着躺眠閉眼、心頭親愛的父親在舞台躬鞠落幕，似是演完他在人世間簡單平凡卻又艱辛多難的角色，告別我卻不響一聲；心無虧欠的他，放下心頭牽掛了嗎？我父新的下半場是怎樣？

父親過身仙逝了，從他腳步停滯、躺眠白床的那一刻起，便意味着告別即永別，訣別是真相。

身居高端白雲鄉處的他，終止了世界上所謂的榮譽，他永別了家人，但覺我家不再完整了；父親待我那麼好，我千萬個不願他離開，說盼望他早登極樂，高飛天堂，心底真捨不得與他訣別……

秋夜之幕降下，我的心扉遂寬闊無垠地敞開了，聽見麼？夢之青鳥振動着五彩羽翼，啪啪地在我腦海中迴旋、飛舞翩翩……

來吧，夢之青鳥，願你給我以回憶、給我以啟示、給我以力量，毫無保留地留下你閃光的軌跡。

漸漸地，我意識到時間是無情的，是不解人情世故的，時間之巨手，揮力把我們朝夕相處的、身邊的親友掠走！

來吧，願夢之青鳥快阻止時間、阻止時間帶走這一切；夢之青鳥，願你統統有意地留住這一切、統統帶回我們心坎裏；無論順與逆、愚與智、甜美與苦澀、真誠與虛偽、成功與失敗、悲苦與歡愉，常常交替地不斷循環，或輪番來探訪，務必請你統統帶返我們心房，以證我們的人生不是一場遊戲，沒有白活過，因而沒有遺憾。

翻到我父這完結的篇章，相關的哪個段落最合適？我不願意知道，因為一直不願與他話別……夢之青鳥快來吧，願你飛到花叢間，只要我的生命不息，憶念思緒不斷，矛盾的心事，格外多而無法理解；請用你那翠羽為我編織那些忘不掉的種種父愛啊！盼仙輩們都能成為我力量的源泉，我着意等待、有心追尋，是衷心盼父能入我夢中來；可惜夢境中未傳送他的音容，我唯有追尋、等待他回到我心房，為我解除思憶的愁緒！



夢之境

作者供圖



琴台客聚

德流沙漠

玩電子遊戲可以有正反兩面的影響。內地有學生沉迷其中以致影響學習，甚至輟學後一蹶不振的案例時有所聞。不過當一款電玩有較豐富的文化內涵，卻可引領玩家接觸到新的知識。今年國產「動作角色扮演」遊戲《黑神話：悟空》橫空出世，除了賣個滿堂紅，還有文化傳播的功效。遊戲加入各地名勝，除了會有更多國內外玩家增強了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興趣之外，旅遊業亦必受惠。

筆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度熱衷於日本光榮公司開發的《三國志》「歷史戰略模擬」遊戲，人家抄了我們的小說和史書，及其衍生漫畫，中國人要玩這電玩還得要付錢呢！因為玩這款遊戲，筆者是從頭到尾粗略看了一遍陳壽的《三國志》，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一部。

當中《魏書·蘇則傳》的一段君臣對話印象甚深，不過初讀這段則在《資治通鑑》。魏文帝曹丕當上皇帝後，曾問侍中蘇則：「前破酒泉、張掖，西域通使，敦煌獻徑寸大珠，可復求市益得不？」當中的「不」通「否」。

原來先前蘇則任金城太守，是這次用兵河西的關鍵人物。他對皇帝說：「若陛下化洽中國，德流

沙漠，即不求自至；求而得之不足貴也。」

金城郡在今蘭州，由此向西北通西域（今新疆），要經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這河西四郡。武威、張掖、酒泉古時分別稱為涼州、甘州和肅州。三地今天都是地級市，甘肅省的命名就在此中，而敦煌地小，今天隸屬酒泉。

建安25年初曹操病逝，曹丕繼位為魏王，改元延康，到了10月漢獻帝「禪讓」帝位給曹丕，漢退魏興，又改元黃初。今天我們讀史，可能只知建安24年之後就是黃初元年。其實到了10月才有黃初的年號，這一年倒是較多算在延康元年前上。

蘇則在平定酒泉、張掖這回亂事立了首功，從原任金城太守被新皇帝徵到中央當經常隨侍的顧問（侍中），說話多次冒犯曹丕，在這重要崗位上幹不了多久就打回原形，被外放去當地方官。曹丕問蘇則能否從西域買得上回敦煌獻來的大珠，蘇則答非所問，要皇帝讓全國教化普沾（化洽中國），「德流沙漠」（沙漠指西域），自有外國獻珠，人家獻的比自家買的更為珍貴。

剛在電視新聞見到中國援助埃及興建新首都和高鐵，當地人以得享現代化先進基建為榮為傲，是二十一世紀版的「中國德流沙漠」了！



名人鄉情

喜迎尊道新百年 憶施氏鄉親辦學

作者施學概（企業家、詩人）

每個地方想發展培育人才是首任，在我年幼的時期，經常聽前輩叔伯們講述尊道學校一步一步地發展的故事。福建泉州府晉江縣（現為市）龍湖鎮前港村尊道小學創辦於1909年（清宣統元年），由前港後港（衙口）施氏鄉親合辦，校址設於前港新街店房，原名為尊道兩等小學。1914年，由於學生人數增多，前港後港分開各自辦學，尊道小學移至本村錢江施氏宗祠內。由於辦學成績顯著，聲名遠播，吸引鄰村不少學子前來求學，生數猛增，建造新校舍刻不容緩。於是，這邊有熱心鄉賢獻出大片地，那邊是旅菲僑胞慷慨解囊。

新校舍1931年動工，1932年落成後，尊道小學搬進新校舍。據史料記載，尊道小學聘用校長、教務主任均來自教育界有名望、有能力、有經驗者，教師則聘用出自名校、熱愛教育、風華正茂之輩。從1932年至1949年，尊道小學一直遵循「慎儉勤剛」之校訓，貫徹德智體群美五學兼優教學方針，培養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學子。屈指一數，這些大學生該是

1940年前後陸續入讀尊道小學的。由此可見，這段日子是尊道小學黃金時期。尊道活力無窮、生命力無限！作為尊道的後學，我在母校百年華誕寫下賀聯：「尊經論經為達道，道史治史為求尊。」與同學們分享，迎接新的百年而奮進！

歷史值得回顧。從舊中國到新中國，在尊道小學每個發展旅程中，都離不開菲律賓僑親的扶持與關心。大家可要知道，在菲華晉江前港同鄉會於1977年6月12日成立前，旅菲前港尊道校董會已運作近50載。校董會的功能是支持尊道學校經費、校舍修葺等。由此可見尊道小學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像春雷般響徹中國大地。它造就了亞洲四小龍之一——香港的繁榮與騰飛。由於香港與內地緊密的經濟聯繫和人員往來，在不少移居香港的前港人中，湧現一大批企業家，他們累積了財富，有願望、有能力為家鄉各項建設貢獻力量。香港晉江前港同鄉會於千禧年誕生。香港作為聯絡內地與菲律賓的橋

樑，使三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。由於香港晉江前港同鄉會與菲華晉江前港同鄉會強強聯手，這就預示着尊道小學必將由輝煌的百年順利過渡到更加輝煌的百年。

2015年4月22日，泉州師範學院、晉江市人民政府、龍湖鎮人民政府和尊道小學校董會共同簽訂《泉州師範學院與晉江市人民政府聯合辦學》協議書。2015年9月，尊道小學更名為泉州師範學院附屬尊道小學（籌）。現在學校第一期工程為綜合樓（教室、科學實驗室和大禮堂），建築面積7,700多平方米，總投資為1,080萬元人民幣。由菲港兩地鄉賢出資捐獻，已投入使用。第二期工程為教師宿舍樓，建築面積2,000多平方米。第三期工程為24間教室的教學樓，建築面積5,000多平方米。目前上述工程大部分已完成。

尊道尊師重道！新的百年更是光芒四射！熠熠生輝！她為地區的教育事業不休息地輸送優秀的小學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學生，他們都是德智體美的人才！她為國家地區培養接班人貢獻力量！



泉州師範學院附屬尊道小學鳥瞰圖。 作者供圖



此校舍於1932年落成。 作者供圖



錢江施氏大宗祠。1914年至1932年尊道在此辦學18年。 作者供圖



余似心

不知大家在聆聽或閱讀今年的施政報告時，有否留意到其中一項不顯眼的措施：「支援照顧者」。政府除提供照顧者津貼、暫託服務、一站式資訊網站和24小時支援專線，在荃灣及南區試行「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——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」等。喜見營務役後照顧別人的人，也能獲得社會的關心！

當然政府在制訂政策時，以照顧長期病患和體弱長者為主，因為他們是其中最需要支援的一群。在群體社會人與人之間密切相聯，照顧身邊的人常是無可避免的責任，而要照顧長期病患、生活不能自理，甚至幼兒等最是令人心力交瘁。

別看輕日以為常的職責，諸如一位母親、工人姐姐、看更、清潔工、司機、機構主管、老闆、打工仔等等也是照顧者，需照顧職責範圍內的人和事，同樣背負不同的壓力。

以一位已婚有子女的職場女性為例，在公司要照顧客人、上司和下屬的需

照顧者心靈照顧

要，滿足訂單要求，維護公司形象；在家裏也要照顧子女、丈夫的生活和學習、自己父母、夫家長輩。這些照顧還包括他們的情緒……所以，我們常聽到「職業女性多不易」的說法，也常聽到身邊的女性形容自己「身心疲累」。

的確一位照顧者，不單是體力的付出，還有心力的承受，如果他們沒有得到支持和體諒，自己也容易倒下。照顧者的角色，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，也被視為強者；不過，照顧長期病患的家人與病患一同尋死的悲劇響起了警鐘，多強的人也有倒下的一天，我們必須防患未然。各醫院嚴重疾病的部門，在成立病人互相關注組織之餘，也意識到照顧者的壓力，大家開始關心照顧者角色的感受。人口老化下扮演照顧者角色的人可能就是自己。

上周末太古地產便在太古城舉辦了名為「陪您深呼吸」展覽，為照顧者打氣，讓他們知道社會上有人支持和關心他們，有不同的方式可以療癒身心，有很多途徑獲得幫助，他們並非孤軍作戰。



網人網事

看新聞，「又又又」有菜雞遊客戶外活動遇險Call救援了。這回是西灣山，一個由3人組成的內地行山團，因「低估了距離」及「沒料到路上沒有自動售貨機」而彈盡糧絕。極端疲勞及缺水下，有人抽筋無法行動，幸遇途人簡單施救，最後又報了警才終得下山。

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，近幾年隨着「戶外風」盛行，以及香港旅遊轉向深度，愈來愈多的遊客發現了香港的另一個寶藏——擁有絕美的自然風光及完善的徒步路線。於是小紅書上一夜之間冒出許多俊男靚女美輪美奐的行山照：穿着清涼時尚的露臍小背心，美美坐在高聳的懸崖峭壁邊，身上是整片大海或都市鳥瞰，配合美照的所謂「攻略帖」，不少都寫着「適合菜雞」、「新手可衝」、「有腿就行」、甚至「帶娃友好」。不要說人生地不熟的遊客，就是香港本地人看了都有一瞬間的恍惚，覺得「我應該也行」。

但真行嗎？前文中的西灣山，正是被小紅書上很多「攻略帖」定位為「適合菜雞」的熱門行山地點之一，甚至有家長看了帖子後，真的打算周末去那裏「遛娃」。但事實上，西灣山屬於著名的麥理浩徑二段，在香港旅遊局的官網上，「難度」一欄被明確定為「非常困難」。行家行這裏，必會做好周全準備，包括帶足大量飲用水及其他補品、鹽丸、藥品、登山杖、防暑及禦寒的衣物、照明設備、充電寶等等；避免單獨行動，最好帶有嚮導；保守估算時間，事前了解補給點和撤下點。而同樣是小紅書，與

做個負責的菜雞

「菜雞友好帖」正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的正是「菜雞被救帖」。很多人心有餘悸發文稱「差點交代在麥理浩徑二段」，而點開看，內容幾乎都是「水沒帶夠」、「中暑了」、「太冷了」、「時間超出預期了」、「沒信號」、「受傷了」、甚至是文首的「沒有自動販賣機」……而受阻的人中，有的咬牙堅持，勉強走完，還有不少則選擇「撥打999」求救。

於是，就又引出另一個領域的爭論。撥打「999」者，不少最終會靠出動搜救隊、警隊、醫護、消防三連動的救護車，以及直升機來救援。先不說呼救的原因是由於自身功課沒有做足，不少更讓人懷疑其實情況並非「危急」，只因比較「嬌氣」而輕易就呼叫了救援，因此造成公共資源被擠佔、公帑被浪費以及讓救援人員無端置身險境。比如小紅書上有個帖子，女主一念起就穿着背心短褲隻身入了大帽山，中途嫌大路太好走而按小紅書上的「攻略」抄小路，其間下起小雨滑倒，腿上方破了半個指甲蓋大小的皮，雖然頭頂上方就能聽到「有徒步者在小徑走動的聲音」，但她還是馬上撥打「999」求救，其時是下午3點多。最終救援隊花費6個小時找到她，而她則興高采烈把這段經歷配上自拍、視頻、歡快的音樂和輕鬆的語言寫成了帖子。

當然，我們並非他者，永遠無法評判別人的情況，但社會的良好運轉卻實實在在需要每一個人負起應有的責任。所有的自私終將反噬，所有的缺乏敬畏早晚要埋單。尤其是菜雞，可以不知道哪條路能走，卻一定要知道哪條路不能走。



信而有征

快樂是一種比例

周末天氣很好，有太陽，然而並不很熱，只是在經過太陽的地方有一點點曬，一旦回到陰影，就又重新冷起來了。我最喜歡這種乍冷還熱的季節，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夏天，人的頭腦在這一時刻會重新靈活起來，連帶着天地也好像變得活潑好動。

不過，今天我不能表現得太開心，我要去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，他最近關節炎又犯了。聽他說，他這個病每年秋天都會犯，簡直屢試不爽。

我到的時候，他剛烤好一塊鄉村麵包。把我讓到座位上以後，他就拿出盤子，切了一塊遞給我，一邊切一邊說：「今天外皮麵粉撒多了。」

「確實看着有點多。」

熱氣。我開始吃的時候，他又轉身去烤另一塊。那個樣子好像他不是一個病人。不過他終究還是生病了。他時不時會喝一口茶。他說這是一款藥茶，是他上個禮拜剛從中藥舖抓過來的，喝了以後會感覺好一點。說完就又喝一口。但是我很難感受到他的傷痛。他的大多數行為和這個家都使人分神。當他喝藥茶的時候，你會注意到他旁邊放着的那盞提梁雲瑾壺。壺身是玻璃的，提梁是黃銅的，壺蓋翠綠，像一頂小皇冠。然後，你才會注意到裏面煮着他在喝的藥茶。琥珀色的液體，真美。

我也在喝茶，他為我準備了另一盞水壺——掛耳細嘴壺。這本來是為沖咖啡準備的。但，管他呢。我們一邊喝茶，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。從最近他又認識了一位咖啡師，聊到最近流行的小藍瓶，然後又說他開始養生了，吃得很清淡。末了推薦給我一款醋：Balsamic。說着就又站起來，去看他烤的麵包。

我幾乎就要忘了他還在喝醫治痛風的藥茶！或者說，他讓我的注意力發生了偏移。我想起我也有一個杯子Cup Coffee。中間套了一個糟木圈，裏面放了水之後，就可以握着這個圈，溫溫的完全不燙。有段時間，我用這個咖啡杯泡黑枸杞，那個水不知道為什麼會呈現為紫色，看起來很妖冶恐怖。到了春天，西湖龍井上市，我就轉而用它泡第一批的明前龍井。茶葉很薄，豎在杯子當中，非常嫩綠的顏色。

我在想，把一種喝水的器皿提高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度，之後才是在其中放入一種藥茶，或者黑枸杞，似乎強調了為生活賦予美學價值的意義。它將痛苦變成了一種計量學對象，在這種計量學當中，佔多數的是各種人為的美好。有杯壺、愛好、天氣和令人愉快的一切。兩相對比，痛苦就被稀釋掉了。就好像生活成了一道最簡單的數學題，把被動的變成主動的，令悲觀的成了樂觀的。